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

二十一



吳武安公

名玠字晉卿世居德順之龍子縣未冠以良家子隸涇

原軍補進義副尉累功轉忠訓郎權涇路弟十一將轉

秉義郎擢本路弟十二副將建炎二年轉武義郎權涇

原路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轉武功大夫忠州刺史三

年轉右武大夫四年擢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坐違節

度降武顯大夫罷總管未幾復故官職改秦鳳路馬步

軍副總管知鳳翔府兼權永興軍路經畧安撫司公事

轉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紹興元年真拜忠州防禦使

兼帥涇原轉明州觀察使丁嘉國夫人憂起復尋兼陝

西諸路都統制拜鎮西軍節度使二年兼宣撫處置使

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州三年加檢校少保充利州路

階成鳳州制置使四年徙鎮定國除川峽宣撫副使秋

七月錄仙人關功進檢校少師奉寧保靜軍節度使六

年兼營田大使徙鎮保平靜難軍九年進開府儀同三

司四川宣撫使六月以疾薨于軍年四十七謚曰武安

三子拱右武郎扶摛皆為文官承奉郎以經史自娛

侯少沉毅尚氣節長於騎射曉兵法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

良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屢戰立功補進義副

尉權隊將討浙西賊方臘擒酋長一人又破河北賊累功

轉忠訓郎權涇原弟十一正將夏人攻懷德軍以百餘騎

突擊斬首百四十有六轉秉義郎擢本路弟十二副將

建炎三年金人內侵已三載矣春渡河出太慶關委宿殘長

安鼓行而西跨鳳翔汧隴不決旬降秦州垂頭峽河隴右

大震颶帥張深遣偏將軍劉惟輔總銳兵三千禦賊金人

前軍逾鞏州惟輔留軍熟羊城以精騎千八百人夜逾新

店賊恃勝不虞詭明軍墮伏中惟輔奔刺其帥里風大

外推輔

吳武安公

起據青  
漢漢逆  
擊賊

斬劇  
賊史

保和  
可問  
王可東

保和  
尚原

三洞旬屠馬足下婁宿失勢遁走深更遣隴右都護張嚴  
以兵繼進嚴趨鳳翔戰五馬坡下兵敗死之惟輔自鳳翔  
石鼻寨遁歸熙州經制司統領劉彥希棄鳳翔歸曲端端  
斬以徇端與侯大兵屯北原堅壁不動金人謀趨涇州端  
拒守麻務鎮遣侯以前軍討賊侯進據青溪嶺逆擊大破  
之轉武義郎涇原路兵馬都監知懷德軍冬以本道兵復  
華州城破命將上无殺掠民皆按堵轉武功大夫忠州刺  
史劇賊史斌寇興鳳據長安謀不軌侯進兵夜襲其城出  
戰斬其首轉右武大夫四年春擢熙河路馬步軍副總管  
金人謀取環慶大將婁宿以眾數万攻麻亭侯逆戰于彭  
店士殊死鬪殺傷過當而曲端劾侯違節制降武顯大夫  
論者不直未幾復故官改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鳳翔  
兼權知永興軍路經夏竦文撫使司公事

先是侯與曲端起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捍禦金賊所過人供

糧結道不拾遺猛士如林甲軍蔽野每戰必先占高原必  
勝之地未嘗敗衄賊稍北退守河東不敢逾河飲馬時朝  
廷遣樞密張和公董帥川陝許以便宜不從中覆樞密移  
檄諸路將臣與賊大戰召端與侯問籌策端云平原易野  
賊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戰酒教士十年然後可以大  
率侯云高山峻谷我師便於駐隊賊雖驍果甲馬厚重終  
不能馳突我據嵯峨之險占關輔之勢賊雖強悍不能據  
我尺寸地宜暮僚佐一以為迂緩一以為怯懦置其言而  
不用棄其人而弗親秋九月師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  
戰侯又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將何以戰宜徙據高阜  
制賊馬衝突諸將皆謂不然云我師數倍又前臨韋澤非  
鐵騎所宜都不聽既而賊驟至囊土逾淖以薄吾營主帥  
大潰五路悉陷巴蜀大震侯獨整眾保散關之東曰和尚  
原積粟繕兵列柵其上或謂侯宜進屯漢中以守巴蜀侯

吳武安公

敗沒立

曰賊不破我也敢輕進吾堅壁重兵下瞰雍甸彼懼吾襲其虛躡其後保蜀良策也越明年改元紹興春三月金因皇姪沒立即君率銳兵犯原上期必取而後進侯擊敗之真拜忠州防禦使夏五月沒立及渾女郎君馬五大師耿太師復會列將烏魯等董使二將由階成出大散關先至侯與戰三日連勝而沒立方攻箭舌閉侯遣麾下擊退不使與二將合分兵掩襲兩皆潰去轉明州觀察使

金賊自破契丹以來徂於常勝至是與侯戰輒北不勝其憤冬十月其元帥四太子會諸道兵及正甲汝真數万人造浮梁跨渭水自寶鷄連三十里壘石為城與侯拒戰侯指授諸將選勁弓強弩期以必死番休迭射賊稍却則以奇兵乘險據隘橫攻夾擊如是三日度其必困且走侯遣麾下伏神空峪待其歸敵果遁走伏發賊潰俘其都將羊哥大字董及酋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尸填坑谷者二十餘里獲鎧仗數萬計乘夜併兵劫賊大寨四太子全

四太子  
金軍陷

敵離喝  
取以奇

軍陷沒勦殺殆盡幾獲四太子拜鎮西軍節度使紹興二年兼宣撫使司都統制節度興文龍州賊久窺蜀必欲以奇取之皇弟撒離喝與四太子懲前日之敗不敢窺和尚原紹興三年春哀其兵二十萬又及發諸路軍言東端太原反自商於出漢陰擣梁洋金州失守侯壘率麾下騎兵倍道疾馳晝夜數百里急調兵利閬徑趨金洋先以黃柑數百枚搗賊帥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事撒離喝以杖擊地大驚曰吳侯亦來何速耶不敢遽進盤桓累日侯得以其暇治饒風嶺寨柵方據要隘而賊已麾中軍急上遂大戰饒風嶺上凡六晝夜賊皆敗衄撒離喝大怒斬其千戶李董十數人以死犯關又潛軍間道踰蟬溪嶺出官軍後斷侯歸路侯按兵乘夜徑趨西縣或曰蜀危矣侯曰賊掃地而來去國遠闕而死傷太

吳直安公

半吾以全軍扼其吭甸可无憂侯遂為清野之謀分屯諸將示以擣虛之勢賊便旋中梁山浹月一夕潛遁撒離喝歸乃服侯善用兵勢不能破則密遣通書百端間誘言金國威德之盛知勇之奇申兵之強公宜相時而動侯復書云玠謹白金國都統足下遠蒙示書具審雅懷士各有王不容緘嘿彼己之情不通空自猜貳无復平定時也輒摠寫摠摠用答雅贖推足下亮之夫華夷異域君臣異分此天下大義古今常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披觀傳記數千百年夷狄之亂中華与夫叛臣賊子稱兵犯上率不旋踵夷滅无遺類者以其悖大義反常理神人憤疾天地不容也我 太祖皇帝挺生五季遭時昏乱堅守臣節委管紫氏伏順討逆功塞宇宙属世宗棄代歷數有歸百万之眾摧呼擁戴不得已而君之不殺一士不擅一城此与堯舜何異哉深仁厚德布護涵養行三百年民至老死不識干戈上下徇習武備不修士器不備盜賊乘之郡縣瓦解至今五六年而未定此盖太平日久持盈守成失其道也而謂金国威德之盛甲兵之強能至是乎且金国行師戰勝得志亦有由也陷城破邑縱士剽掠恣其所取卒徒貪得鼓勇爭奮勝則勝矣而殺傷殘賊變動和氣亦已甚矣以此用士利尽則士不可使以此决戰財殫則戰不可必足下視今之天下何如遭焚燒者十不存一二耕農失業商賈流亡餓死者相枕籍所謂財利何有哉切憂足下之士自是不可以使足下之戰自是不可以必足下亦可以少休哉乃復聚青徐之壤掖扶斗筭之子俾半擁虛器彼劉裕者嘗北面 本朝備位臺察負上皇拔擢之恩臨難畏懦不能以死報國而乘便抵間僥倖非望三尺童子皆知鄙棄而唾罵之其尚何顏面以視聽於天地之間望天下歸之耶然金国既以夷乱華又挑豫賊以臣反君願天

下大義古今常理金國盡堪除之矣而欲以靖亂不知適所以召亂也 主上聰明孝友慈仁恭儉聞於天下始奉使金國不能留暨京師變故適從兵藩閩謳歌收屬嗣位應天寶 太祖興王之地天意昭昭可見矣維陽之役大兵奄至倉皇無備中外失色然大駕南下橫衝風濤幾數千里如行在席斯役之卒无一不備而金國之士流離沉溺者過半此足以見天之不棄趙氏卒欲安全之也今乾象清明星緯順行隆冬屆寒日星溫晏陽盛陰剥此中國之福民心日以固士氣日以振太平可指日而俟以金國之眾自稱多材豈無深明天道而不知審擇取舍安定天下尚為前之紛紛果何為耶往者契丹與中國約為兄弟驛駢相要天日是誓屠骨使往來絡繹于道兩朝赤子實便安之而我內邪人之謀忽棄載書墜失大信故上天薄罰降此災矣然核其禍端窮其亂源鼓作交鬪金國與有力焉

如聞契丹仇怨金國深入骨髓渤海奚霫日從而和之將會召豪英糾集族類借援中朝南北通歡復尋舊盟并力合勢以逞憾于金國之兵暴露戰鬪淹閱歲時力疲氣衰腹背受敵足下能保必勝乎閭機會殞威名隳成功享後患資天下万世口舌之士詆薄媻笑金國獨何取也玠世為宋臣食 趙氏之祿孕子育孫於中原之地僅有二心天地鬼神實誅之乃辱貶說使相時而動足下度玠豈苟得志耻見利忘義者耶一言之失駟馬莫及竊為足下惜之春律方回萬彙熙泰逝去墳墓羈遊萬里之遠軍中空惚頗復樂否更冀加謹眠食養以新春和平之福撒離唱得書大不平日議攻玠朝廷加侯檢校少保充利州階成鳳制置使紹興四年春二月賊復大入撒離唱四太子蒼田忿日糾合兵數十萬轉三河之粟魚貫蟻附决意取蜀自元帥以下皆盡室以來又以劉豫腹心為招撫使召諸路簽軍列屯

吳武安公

入賊復大

四太子  
女  
以急

右遮護  
左

神心等  
謝

更初寒  
分

廣人肖  
道

親札  
對論

齊真鷄綿亘數百里進攻鐵山鑿崖開道於仙人關高嶺上  
 止大柵下瞰侯營循嶺東下直攻侯軍侯自以萬人當其  
 前公弟總管吳璘由七方關不待會合率輕兵倍道入援  
 其兄四太子聞之與皇弟郎君分領萬戶酋長擁兵急攻  
 又往攻殺金平野砦對壘剗連珠砲數十座又來侯營  
 前立砲數十座擊我營侯令營中併發神臂弓飛大砲斃  
 賊無數統制官田晟勳兵深入追賊二又發生兵萬餘擊  
 營左侯分兵力戰却之賊不住又添生兵擁洞子雲梯直  
 前搭城身侯兵向前用砲打洞子碎用撞竿撞雲梯倒賊  
 怒縛虛棚戰檣別遣大李董擁銳卒萬餘一發乘城侯令  
 統制官楊政領長槍陌刀手深入刺打隔斷賊又遣二李  
 董惣正甲金人二萬夾攻柵兩肋吳璘左右遮護血戰殺  
 賊二比日引去撒離喝駐馬四顧良久云吾得之矣翌日號  
 令諸軍併力只攻侯營允方一樓子自寅至于危甚姚仲  
 馬統領只在樓上酣鬪樓已傾側仲以綯為繩拽使復正  
 賊以火焚樓柱仲以酒壺擊滅火賊布神臂弓東嶺下侯  
 亦發神臂弓五百隻與之對射賊去即遣王萬年劉鈐轄  
 潘水王武宣共分紫白旗入賊賊奔潰抵夜侯別遣五將  
 分更劫寨晝夜數十合金人困憊死傷以萬計即斂兵宵  
 遁殺死千戶萬戶甲軍萬餘得傍牌衮槍金鼓旗幟數千  
 件左軍統制張彥夜劫賊橫川砦斬首千級生擒將領二  
 十人侯又遣統制官王俊設伏河池扼賊歸路生擒百餘  
 人斬首千級得馬旗幟無數侯悉兵尾襲直過和尚原去  
 上聞之嘉嘆賜以親札云史謂趙充國沉勇有大畧其用  
 兵以全師保勝為策乃漢帝興良將也 朕嘗思其人以  
 濟大業比見宣撫司奏金人擁大兵而來有吞噬四川之  
 心卿能保關克敵挫彼虎狼之銳而壯 朕興復之威非  
 謀以濟勇能若是耶 朕之所思今乃見之但恨阻遠不



得抚御背而慰 朕心也更在不驕其志益厲軍情則所謂濟 朕莫大之業者非卿而誰已降親筆除卿宣抚使及继以 朕所御戰袍器甲等物賜卿想已必達今 朝 廷見議賞與先飛此数字聊寫 朕懷

金人又不得志則還據鳳翔授甲屯田為久留計自是不敢

輕動侯以河經畧司副師古自洮泯領選鋒統制李進前軍統制王師古後軍統制戴越打根河州襲大潭縣掩骨谷鎮賊莫清拔寨去師古由殺馬谷攻焦山務焚田家村園子谷深入賊境至石要領勿遇金賊大兵一戰敗績

師古族師人憚內懷漸懼悉還兵宣司使身往降賊俘愛此軍中長元一人一騎從師古叛者既存勞徠指其家財

厚賞公之西軍既合中外一心失一匹夫於師古得乃繼

繼於行陣侯由此兵精甚四月徙鎮定國除川陝宣抚副使七月朝廷錄山人関功追檢校少師奉寧保靜軍節度使

五年春侯向天水山奇兵下奏州六年兼營田大使徙鎮保

平靜誰軍侯与金賊對壘交戰逾十年熟其軍壘曲折知其部領悉聽常以一當百堆草遠餉勞民屢法汰冗員官

節浮費歲屯田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河東洋守將治廢城廢愜廣濟民田復業數萬 朝廷嘉之璽 褒賞

七年冬賊廢劉豫乃諸道兵警言入蜀侯獨謂不然策其

將去已而果然和議成 上以侯功高賜親札進開府侯

同三司四川宣抚使而侯已病自以嘗過功固辭優 詔

不許九年春三月侯以疾革乞解事 天子惻然愛之命

成都守胡世將訪蜀善醫者治其疾又馳國醫往視未至

而侯以六月己巳薨于軍享年四十七己亥遣表聞 上

震悼輟視朝特贈少師九月丙申其弟璘奉喪葬于德順

軍水洛城十一日戊申 上念功不已賜錢三十万擢璘

龍虎衛四廂都指揮使以尉恤其家

師古

卷

流撫士  
今上軍  
無不一

用之本  
孫吳

胡世將  
問公所  
不戰

金人  
之用  
長

劉子羽  
非

侯能撫士卒同其甘苦至軍政則斬刈不一貸故人效死  
如建炎二年曲帶屯麻務鎮督戰侯遣列校二百七十餘  
入於大谷比較嶺迎戰矢云未交望風奔潰伏匿山谷四  
年侯招兵秦鳳前三百七十餘人出赴招安侯問訊再三  
搜索非是者五六人斥遣之餘三百七十人悉斬於遠亭  
下去秦州十里士卒股慄自是出戰人皆效死至第功賞  
則斷以公論无請託之私世樂善每觀史傳有可師者必  
書之坐右日誦七書其用兵本孫吳而能窮其变化雖功  
高貴顯而居常極儉約至推以予士則畧无少吝其死也  
家无餘貲至无宅以居 明庭傑撰功蹟

後胡世將為川陝宣撫副使公弟秦帥適在軍中一日從容  
問公所以戰則曰璘与先兄東髮從軍在要戰而我不過一  
進卻之間勝負决矣至金人則勝不追敗不亂整軍在後  
更進迭卻堅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决盖  
自昔用兵所未嘗見勝之道非屢与之角者莫能尽知  
然其要在用所長去所短而已盖金人之弓矢不若中國  
之勁利而中國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忍及吾長伎洞中  
甲數百步外則彼固不能及我據其形便更出銳卒与之  
為无窮以沮其堅忍之勢則我固有以制彼至於决機兩  
陣之間变化如神默運乎心術之微則璘有不能言以是  
知公之深於兵也

初劉子羽參宣幕之議公統制軍馬頗相厚善後子羽坐事  
安置白州公憐其母老力解于朝至納節請贖上高其義  
釋子羽且降詔獎諭 王論撰神面碑 劉子羽墓志云四年  
之言於張公張公与語大悅使尽護諸將卒得玠力至見  
玠上疏劾歸公罪士大夫多玠之議而服公之知人

吳武順王

名璘字唐卿德順隴干人年十八以良家子從涇原軍  
戰西邊靖康初力戰破夏人補官既而敗金人遷秩充

吳武順王

永興軍路書寫機宜文字移辟秦鳳路兼統領五軍一  
馬迂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紹興**元年以破烏魯等功  
超迁武德大夫康州團練使賜帶擢秦鳳路兵馬都鈐  
轄統制和尚原軍馬再以奇功除康州團練使陞權秦  
鳳路馬步軍副總管二年權知鳳翔府兼安撫事三年  
遷榮州防禦使陞權副都總管知秦州節制階文四年  
第功迁定國軍承宣使陞熙河蘭廓路經畧安撫使知  
熙州統制關外軍馬仍節制階文六年為行營右護軍  
統制軍馬七年陞陝西諸路都統制九年改行營右護  
軍都統制節制階岷文龍州七月除秦鳳路經畧安撫  
使馬步軍都總管知秦州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十  
年制授鎮西軍節度使充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十二  
年拜檢校少師改充階成岷鳳經畧使十四年改利州  
西路安撫使以階成岷鳳興文龍七州隸焉十七年移  
節奉國軍改行營右護軍為御別諸軍都統制依舊安  
撫使知興州二十一年加拜太尉二十六年拜開府儀  
同三司陞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二十九年  
冊拜少保三十一年就拜四川宣撫使十二月進封成  
國公三十二年拜少傅 **孝宗**即位除兼陝西河東路  
宣撫招討使**隆興**元年拜少師**乾道**元年乞解宣撫使  
不允五月冊拜太傅進封新安郡王後數日制詔仍領  
宣撫使改判興元府六月詔還鎮踰年改鎮武興五月  
十七日薨于位年六十六請老之奏聞以太師致仕遺  
表上封信王諡武順

王在振甫七月而生意象異常兒魯國公哥之考家追封魯  
國公曰是必大吾門少長負氣即善騎射年十八以良家  
子從經原軍戰西邊宣和三年從統制楊可世入燕道河  
北宿逆旅夢婦人告曰妾家被劫于路露齒水濱幸相公

哀之移封高原寤以語其徒視之信然因感而葬之戰歛  
其蒲口行而飢甚老人有餉食者王食已視之則不見聞者  
異之靖康初力戰破夏人補官既而敗金人於下邳戰三  
原斬千戶兀訥耶從兄武安公玠復華州破賊史斌咸以  
有功遷秩充永興軍路書寫機宜文字移辟秦鳳路兼統  
領五軍軍馬

名賊號王札手者脅潰卒寇暴鄰杜問連破官軍執永興假  
守張公輔妄立名字勢張甚武安公檄王討之王先以書  
繫箭箠緘射賊中曰明日破賊立旗為表先降旗下者除  
其罪賊卒得之心動時王所部不滿千人賊幾萬眾騎數  
千夜半進師遲明相遇賊將戰陣動奔降旗下者果無數  
乘勢搏之賊據高阜王遣驍將斂旗鼓輕兵斫其後賊遂  
大潰斬王札手以報俘其黨千人遷武翼郎問宣贊舍人  
時金人乘富平之勝盡陷陝右蜀其危武安公與王招散亡

數千人保散關之東白和尚原練兵積粟以扼敵衝紹興  
元年我孤軍樓于原上朝廷音問隔絕兵單食匱將士家  
往往陷賊人無固志有謀劫王兄弟北去者幕府陳遠猷  
夜入告武安公與王遽召諸將勵以忠義歃血而誓諸將  
感泣禦虜益力遂敗敵將沒立于原下沒立遣二將烏魯  
折合自階成出散關又超和尚原沒立身自犯箭箠關期  
將夾攻必破我王擊退二將生獲首領縕浦斬千戶沒察

胡烏魯折合再合兵直抵原下王奮擊之斬其將兀盧虜  
敗走乘勢進擊二將皆遁沒立亦敗竟不得相合時武安  
公以弱卒抗堅虜軍政尚嚴卒伍逃散往往有全隊誅之  
者王則厚撫摩之如家人親愛以輔成武安公之志故士  
卒不敢犯武安公之法而樂王之恩戰无不克丁魯因夫  
人憂乞終喪不許以破烏魯等功超遷武德大夫康州團

練使賜帶推秦鳳路兵馬都鈐轄統制和尚原軍馬

木以敗兀

虜憤其連敗也兀木合諸道兵十餘萬期必取原而後入蜀  
自寶雞而南列柵三十里武安公嚴兵待之王率師拒戰  
數日率以勁弓彊弩扼其衝以奇兵邀其傍間絕其糧道  
虜不得休伺夜虜將飯然火營中復選精兵更射其火處  
虜不得食壘石城以自保復瞰其城射之虜度必敗遂以  
死決兀木親擁戰王亦身督將士虜分爲三十餘陣以拒  
我迭以次出戰王獨當其衝隨輒破之虜雖困而猶整至  
神岔道狹覆發遂大亂王手殺數十百人俘五千羊哥李  
董及首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兀木身中流矢二  
獲鎧仗萬計再以奇功除康州團練使陞權秦鳳路馬步  
軍副總管

解隴州

時隴州移治方山原二年虜圍之且陷敗之于百查嶺力戰  
解圍五戰皆捷迂官二等權知鳳翔府兼安撫事  
三年虜必欲以奇取蜀乃擣金洋戰饒屈犯漢中王時駐兵  
和尚原虜懼擣其後也乃陽以兵趣蜀而反自褒谷入鳳  
州犯保安程且合鳳翔諸路軍欲道和尚原下王先以兵  
迎擊得安程虜復身督諸軍拒鳳翔虜於百家村以正兵  
合以奇兵擣其腹心皆敗而走遷榮州防禦使陞權副都  
總管知秦州節度階文

開買馬路

時買馬路久未通王首開之買以茶綵撫以恩信招致小部  
族首領四十二國馬通行至今賴焉

武安公

武安公与王度虜既屢敗不得志必大幸以与我力争乃預  
設壘仙人關旁曰殺金平四年春二月兀木撒離合等果  
極其兵力十餘萬衆正告由仙人關進取蜀列柵三十里  
弥亘不断王前在武階以書抵武安公以殺金平之地去  
原上遠前陣散漫謂須第二陣作隘牢其限隔期必死戰  
則可取勝至是王馳驅會原上金人已与我對壘武安公  
如王策益治第二隘多列砲積石如山王乃令諸將曰金

吳三順工

三

度虜走不久

虜自是不得復窺蜀

非補謝

會王不

元末再入寇

人傾國而來吾輩報國正其時也因慷慨以刀畫地申令曰死則此死敢退者斬諸將股慄遂與虜戰分為東西以搏我東則四太子等西則韓將軍等軍也虜極其狡悍東西相望遙相犄角以持久必死困我王左右援翼唯急是應迨暮虜殺傷疆半而氣猶銳我軍苦戰久遂斂第二隘以致虜時軍中頗有異議欲別擇形勝守者王奮曰万交而退是不戰而却也且吾度此虜走不久矣請於武安公夜布火鼓易旗幟迨曉軍陣精采一變樂聲震山谷於是人自勵有死志洎虜再搏我第二隘則人被兩鎗鐵勾相連魚貫而上攻具變化若神王督士死戰且射其兩腋隨殪隨上幾百餘戰而虜攻壘兵殆盡遂走入壁陽為備戰而宵遁前後斬首俘獲不可勝計虜自是不復窺蜀矣第功遷定國軍承宣使陞熙河蘭廓路經略安撫使知熙州統制關外軍馬仍節制階文

五年春圍秦州下之六年創軍名行營右護軍為行營右護軍統制軍馬七年陞陝西諸路都統制九年春改行營右護軍都統制節制階岷文龍州金人已廢劉豫歸我河南地幕府擬表稱賀王讀之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何賀之有但當待罪稱謝則可幕府謝不及

秋七月除秦鳳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知秦州是年武安公薨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朝廷遣簽書樞密院事樸知出使陝西會諸將議於諸軍分屯陝右王不可曰虜反覆難信懼有它變今我移屯陝右蜀口空虛虜共首南山犄蜀要我陝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為屯控虜要害遲虜情見力疲漸可進據遂但以牙校三隊赴秦州且飭階州等山寨以備之十年元末殺撻辣金人再寇河南復以王為行營右護軍總制即制陝西諸路

吳武順王

大敗虜師

撒離合捨蜀北向

以三陣破虜

軍出虜不意虜震駭

軍馬其夏撒離合果直趨鳳翔入石壁寨以要我陝右軍  
 陝右皆陷而王獨全師駐蜀口扼虜川陝宣撫使胡公世  
 將倉卒召諸將計事皆曰虜擁我無備而我分屯之師未  
 集且退守青野原少避其鋒王後至驚曰誰為此者可斬  
 也虜人所以輕犯我者問先兄之薨且謂我無備今若少  
 退墮其計中矣璘請以身任責胡壯之遂與公檄虜責其  
 棄信輕率率師即日出鳳翔分遣諸將姚仲等敗折合於  
 石壁李承琪向起等破鵲眼張太師於扶風虜餘兵保扶  
 風城又攻破之連戰皆捷折合僅以身免駐大軍大蟲嶺  
 陣次有法步騎相參氣象雄壯撒離合自上西平原視曰  
 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安可角於是撒離合捨蜀口而  
 北向矣秋九月制授鎮西軍節度使充侍衛親軍步軍都  
 虞候

十一年朝廷出師渡淮宣撫司亦被旨乘機進討乃以攻取

之事屬王王受命出秦隴往別宣撫使胡公胡問方里安

出王曰璘當以三陣破虜人皆莫測所謂蓋王襲虜之策

已素定而諸軍莫有知者攻秦州州將武誼以來降時企

人統軍胡蓋曰不祝合軍五万營丁劉園胡蓋善戰習不

祝善謀二人皆虜之老於兵者且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

控臘家城必謂我軍不敢輕犯王揣知其情因直告曰

日請戰虜聞之笑是夜王率諸軍銜枚涉渭令曰近賊營

方得幸火未至里所万炬齊發出虜不意虜震駭倉卒備

戰我軍已成列有聞虜酋以馬撾敲鎧曰吾事敗矣王猶

策習不祝有謀必謂我趣戰欲速不肯徑出胡蓋詩其勇

宜可挑取乃遣輕兵嘗之胡蓋果勒兵與我軍鏖擊數十

更休迭戰適及我三陣戰急大將有請曰虜居高臨下我

戰地不利且少就平曠以致其師可勝王叱曰如此則我

走而虜乘我矣蓋乃潰毋自怯王輕裘駐馬陣前麾軍殊

戰聲

西路兵  
為天下  
事

光武

諸將所  
至皆捷

復取散

軍  
吳武順

死戰三陣而虜力果憊卒如王言時陝右久隔王化王一  
戰而聲振關中二秦父老企望官軍不日東下往擒虜  
潰兵縛致之王亦經畧且將大幸進圍臘家城將破陝右  
州郡亦以次納書降而講和之 詔下逐班師胡聞王之  
捷喜曰真能踐言矣十二年 上賜褒詔召王赴在所拜  
檢校少師改充階成岷鳳經畧使還鎮

十四年始析利州路為東西改利州西路安撫使以階成岷  
鳳興文龍七州隸焉十七年移節奉國軍改行營右護軍  
為御前諸軍都統制依舊安撫使知興州時和議方堅王  
獨嚴備日為敵至之虞當是時西路兵為天下最二十一  
年 太上皇帝親御辰翰賜王以守邊安靜加拜太尉二  
十六年拜開府儀同三司陞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  
興州二十九年冊拜少保王策虜將叛整備益嚴三十一  
年虜果敗盟就拜四川宣撫使秋九月虜主亮渡淮巨酋

合喜号西元帥以兵扼散關遊騎犯黃牛堡羽檄交至王  
方病在告適拜宣撫使即肩輿就道止以牙校自隨駐青  
野原既而遊騎退王曰虜自守之兵不足慮也益調內郡  
兵分道而進而投諸將方畧所至皆捷剋秦州擒偽守蕭  
濟及其屬來王即呼前置食宣上德意諭无憂死皆感泣  
列城未下者聞之爭欲歸附破隴州復洮州蘭州獲偽蘭  
州守安遠大將軍温敦烏也及州戍將明威將軍元顏宗  
臣等八人加拜陝西河東路招討使王之子擢与虜連戰  
治平寨破其眾万餘人燕千戶二十一月虜主亮被戕十  
二月明堂礼成進封成國公

三十二年春復取散關及和尚原賜敕書褒諭冊拜少傅王  
遣都統制姚仲与挺率東西兩路之軍攻德順金人左都  
監自熙河以兵由張義堡駐摧沙會早凉之師來援挺率  
兵戰于瓦亭大破之虜酋衣我軍号曰天兵別將復原州環

吳武順



名  
王威  
人

虜  
去  
虜  
去

虜  
去  
虜  
去

東虜  
必  
虜  
去

州三月諸將攻德順久未下王知士有惰志且虜將不發  
 西兵内外合以拒我即單騎自秦州晝夜疾馳視師身擁  
 數十騎馳達四城傳呼南北之人服王威名思識顏面以  
 快先覩一聞相公之來去氣自信登堦咨嗟不忍發一矢  
 城中虜已不戰而氣索矣於是按行營壘別棚要要害且治  
 夾河戰地以預處我師於使而致敵於不便雖隨軍負販  
 奴隸莫不區別有地暨戰先以數百騎嘗虜虜一鳴鼓銳  
 士躍出馳突我軍遂空壁与我合我軍得先治戰地騎士  
 無不一當十凡回旋曲折相搏於高下之間者以百戰王  
 初若無所指顧速苦戰久忽傳呼其將戰不力其人即殊  
 死鬪時降師有覘者曰自吾從虜百戰未嘗見如此吳公  
 可謂神矣翌日我再出立虜堅壁不戰既又大大風雨雪  
 虜幸休止而力實已窮是夕遂遁去復德順軍市不易肆  
 王入城父老迎拜擁馬首幾不能行時朝廷遣兵部尚書  
 虞公介文宣諭川陝齊詔勞王且議軍事夏五月遣兵攻  
 破熙州獲偽都總管劉嗣初副統石列繼破鞏州王之復  
 三路也惟畫最堅守王遣長率諸將破之斬乃戶一獲兩  
 千戶六月 皇帝受內禪賜親札曰昔在舊邸每共定省  
 側聞 太上皇帝聖訓謂今日元勳舊德同國休戚无如  
 獨者且曰偏師之出曾不淹時三路土疆悉歸版籍 朕  
 聞此事欣贊慕用盖非一日王捧詔感淚曰臣無橫草功  
 已蒙 太上皇帝不凡之遇今 皇帝所以待臣者益寵  
 臣何敢愛死復遣中使賜 御府細鎗弓矢秋八月除兼  
 陝西河東路宣撫招討使

王策虜必再爭德順乃亟馳赴城下德順之東曰東山北曰  
 北嶺東山小而可守下瞰城中北嶺形勢延接實控扼之  
 地王至則連營北嶺掘重壕築壘開戰道益為不可犯之  
 計以待虜且指視諸將以虜它日所營也而虜果大至

口天武順王

虜敗  
堅守  
不動

挺請  
以輕  
兵挑  
戰

不可  
及

虜  
不  
動

合元烈志列等兵十餘万正營王所指之地有首先引數  
千騎輕出視東山去巢穴稍遠擊之狼狽趨營既乃大開  
壁出師苦戰自旦及晡虜敗先退入壁自是遂堅守不動  
得酋豁三乃克復請精兵自鳳翔來援初我一軍當北嶺下  
傳城下寨虜騎可以馳突王至是下令夜移入城將士不  
知所謂頗有口語既日虜果合兵大出直至其處已無所  
得則數万騎謹謀城下意甚自得王命偃旗卧鼓士无敢  
譁諸將請戰不應迨日具虜氣已惰令諸軍忽鳴鼓若將  
趣其營虜大駭復走壁遣諸將追襲敗之當時非王徒  
城下之營則虜幾得志時虜既堅守不輕出挑請以輕兵  
挑虜戰而以奇兵擣其虛王采其言令列陣城下調虜虜  
閉營王則就以其陣移上東山築堡以守時雨雪天太寒  
凍不可入則燒土而掘之連夜堡成甫築盡而虜兵大至  
極力爭之殺傷幾半而不可得諸將益嘆王之多筭不可  
及也虜自是失三路形勝糧運迂險雖合喜親提河南陝  
右兵而連敗二矢益眾尺寸不能進我斬馘築為京觀者  
弥望而又東山橫其衝北嶺窅其後三路糧食皆我有我  
出兵要虜糧道虜遂艱食是東山堡時滑酋有怨交悵恨  
者王策虜雖眾无能為矣又十月調王彥諸軍將益出兵  
至秦州因會宣諭使虞公虞公抗草以王之勲勞績效聞  
上賜親札曰覽虞允文奏知卿智勇兼濟力抗醜虜卿歷  
世忠勞國家是賴王降拜曰臣何足以當此虜既技窮度  
不可与我爭則潛軍水洛開道隴山以示我出言貫亦自  
便歸計王乃部署諸將分屯要害日益出蜀口之師分德  
順兵整陣內外相合以處虜時虜中亦相驚焉曰東南天兵  
至矣十一月 上遣帶御器械王玠賜 銜札并玉帶十  
二月閣門官贊舍人郭昇賜宸翰并宣日問疾  
隆興元年拜少師有日恩礼視樞密法以州防禦使李邦傑

曰天武順

有詔復師

詔與淮上師相持角

漢者之過

水親提兵却虜

抗書請

來就就以告賜繼有詔復師矣是時議者遠度形勢以謂兵在外雖得三路恐去川口遠聲援遼絕共以其語言之也執政執政力言於上乞下詔旋軍捍蜀詔至王即馳檄諸軍諭以朝廷欲重振千之意俾擇利而退繼上表待罪曰蜀門雖固三路難保婦師死戰不无損傷聞者惜之未幾上復詔出兵與張丞相俊淮上之師相持角賜王親札曰前日德順回師道遠不知卿籌畫朝廷過慮致失機會以此知退師本非上意也初得是旨幕府請覆奏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此李所較其重兵不可遽退王愀然曰璘豈不知此且三路士馬所出糧食所聚吾舊臣已老非假三路兵未易與夫角今新附之眾幾十餘万仰給三路圭勺不取外府而四民樂輸此誠恢復之基也議者憂虜擣蜀口之虛璘百戰從軍豈不知虜情且虜持重必願慮而後進方和尚原時我內外至危急虜以璘兄弟扼其後終不敢輕向蜀况今逆亮死虜內訌未久今喜尺西兵頗德順城下猶不能抗我豈暇他謀但主上即位之初璘握重兵在遠朝廷俾以詔書從事璘敢違詔耶幕府語塞隆興二年冬十月虜人犯天水侵岷州王病未愈徑趨成州分麾下擊之虜小卻列營景城谷王力疾親提兵至祁山虜聞之退師二十里據黃家街深溝高壘以守王曰虜深涉吾地而乃堅壁自固且黃家街背鞏州去巢穴近虜必遁未幾果使來告曰我國中已與大朝講和矣繼被詔命即抗章請朝乾道元年上以親札報可即以族行未半道奏疏乞解官抚使優詔不允乞致仕復不許四月到闕上遣中使鄭邦美勞問賜資加等即召對便殿上慰諭隆渥面得旨許朝德壽宮太上見王慨念時音諭王曰朕與卿老君臣也自今可數入見王頓首謝兩宮存勞之使相踵御府異饌賜无虛日初隆興元年許立家廟

吳武順下

祭五室及是就頒祭器有旨許 皇子復謁示異禮也柳  
 者款息以為前此未有五月冊拜太傅進封新安郡王三  
 上章銀綵遠中使詔諭不允後數日制詔仍領宣抚使改  
 判興元府諸子侍王入見皆蒙異數恩禮赫亦盡絕一時  
 六月詔還鎮兩宮益錢札均家人王入詳德壽宮奏曰臣  
 年近七十衰病日侵遠離闕庭且万里恐不復再瞻天日  
 因泣下 太上亦為垂涕親解所佩刀賜王曰異時思  
 朕視此可矣王之行也兩宮別賜珍器玉帶其寵秋八月  
 至漢中時息兵已踰年王專留意民事問民所疾苦漢中  
 先是夏秋余以供軍儲吏多取於民而齎出以規贏民甚  
 病之褒城諸縣各有古堰分水溉田歲料民田以多寡賦  
 竹木增修吏必為姦又光道渠久廢水不下溉利廢而賦  
 仍在王以次釐革余則使民自槩督諸軍復墾田於築壩  
 開田數千頃民甚利之懲姦吏核健訟以防其病民外臺  
 以治狀聞 上降詔嘉獎踰年改鎮武興

二年夏復移漢中開府未幾得疾遂請老先旬日有大星殞  
 以五月十七日薨于位春秋六十有六軍民號哭失声至  
 於罷市請老之奏聞以太師致仕遺表上封信王 上震  
 悼輟視朝二日賜銀兩絹匹各千錢五百万 太上賜銀  
 千兩王之未病也呼其幕客曰為我草遺表客曰郡王安  
 寧如此何遽出不祥語王曰死生之機默存吾曾中人安  
 得知君第為之止直書其事且曰願 陛下毋棄四州毋  
 輕出兵又先數日封遺事付其家令毋啟之數日啟  
 封則家廟等數事語不及它嗚呼可謂死不忘君孝於其  
 親者矣

王雄姿正志剛毅靜深喜大之即畧奇細不嚴於刑而人自畏  
 之讀史傳曉大義幕府文書輕重之間亦時自寬定其愛  
 君憂國之誠得之於天性也其不能忘也其在關下諸子

有授美官者王曰 上以我故加汝等以官我日念无功  
 可報上汝若不廉勤以自効吾虽死地下亦不汝佑故其  
 在官皆兢兢自力其治軍如其治家而恩威兼之愛將犯  
 法泣涕而斬之厚抚其孤不敢以私徇法士卒有過必再  
 三語之不戒而後罰改過則釋然无芥帶心待僚佐以寬  
 不忍言人過往 二為覆護之而亦階分優劣士之耿介虽  
 干犯其意久而敬之便辟側媚中心薄其為人知人之明  
 尤為當世所重四川制置使王夙中嘗談劉劉之美王曰  
 信叔有雅量而无英既今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  
 璘竊真參剛中未領其語既而錡果以憂憤卒剛中始歎  
 服選諸將多以功或告以鷹才者王曰兵官非嘗試難知  
 其才今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將得志而邊人宿將之心  
 已矣以故其用王彦姚仲李師顏向起皆以功顯為時名  
 將平居軍旅之外家事一不問舍俸入不營一錢鎮武因

二十年民安之如一日既至漢中凡前政與民推易爭利  
 者悉除去蠲浦欠無慮百萬婚嘗自著兵法二篇上篇論兵  
 要下篇論陣圖大畧以謂虜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  
 制彼之長虜之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力集  
 番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制其騎則有分陣分隊之法制  
 其堅忍則有更休迭戰之法制其甲曰勁兵彊弩制其弓  
 矢曰以遠剋近以彊勝弱其說其備其法循環用之可至  
 於無窮陣有圖無書王每出師指麾諸將風采凜然不敢  
 仰視土寧死敵無敢犯令故用兵未嘗敗尤長於持勝方  
 金人之歸河南議移屯陝右王獨乞留兵不出且益修階  
 州等山寨其後息兵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弛兵備德順班  
 師首築息郊等堡多墟地網祁山之戰賴

臣既書其事輒申之言曰蜀之為國巖僻而固有天下者所  
 必爭也漢高祖起南鄭舉兵而東收三秦知破竹不數年

間遂以帝業而以蜀漢之地為關輔心腹不以封建蓋其  
以所與翅有以窺天下之變間中州之有事因河渭之上  
流裹糧卷甲起而乘之足以得志茲 太上皇帝選將勵  
兵之夙心而 皇上宅中圖大之本指也故王之在蜀  
上實詔之曰異時掃清中原勦功帝籍以垂光億世又詔  
之曰宜即提銳旅直出漢中吊秦晉之遺民撫唐虞之都  
會又詔之曰關隴之事一以付卿三路士多材勇不患无  
人惟卿加駕馭激使之耳嗚呼 聖天子以終蜀之事屬於  
王其注意如此王能任之是以蜀安之後定秦定隴隴隴  
熙董十有六州東戈提疆受命下吏虜失形勝勢而攻窮  
龍我威靈鄉風慕義於是退師通好之令行矣一日 皇  
上擁乾休正坤儀相咸陽而會龍首作上都而觀万国則  
王之餘勇遺烈燿二生氣尚可想而知也然則保蜀之功  
其可既乎





